



大公報 110 周年

蕭乾是中國現代著名的記者、文學家，翻譯家，他是二戰時期整個歐洲戰場唯一的中國記者，他也是抗戰時期第一個深入火線雲南實地採訪，寫就了著名的新聞特寫《血肉築成的滇緬路》的記者；從遺腹子到就讀燕京大學，從文藝青年到戰地記者，從新聞作品到譯著等身，回顧往事，追憶大家，大公報成就了蕭乾的記者生涯，大公報亦因蕭乾而驕傲。

本報記者 蓮子

蕭乾：戰地記者 副刊園丁

黃豆米是蕭乾最後的學生。在蕭乾生命最後七年中，給黃豆米寫了27封親筆信。「1997年冬天，蕭老在信中寫道：『春天我就要回家了，豆米啊，你幫我打整打整書房吧……』」黃豆米回憶道：「記得蕭老書桌上灰積得很厚，可能因為長年住醫院的緣故……這也許是蕭老最後一封親筆信。」1999年立春將至時，蕭乾在醫院中溘然長逝。

滇緬公路烽火傳書

蕭乾自稱「未帶地圖的旅人」，他是個遺腹子，1910年，出生於北京貧民區一個胡同。29歲的蕭乾，以大公報記者的身份，親赴雲南，寫就了新聞特寫《血肉築成的滇緬路》——「有誰還有記者幼年涉足『羅漢堂』時的經驗嗎？高聳的石級，碩大的飛簷……旅行在嶄新的滇緬路上，我重溫了這感覺。不同的是，我屏息，我微顫，然而那不是沉悶，而是為他們的偉大工程所感動。正如現代人對蜿蜒山脊的萬里長城驚愕得倒吸一口冷氣，終於有一天我們的子孫也將抱肘高黎貢山麓，嘆息地自問：『是可能的嗎？九百七十三公里的汽車路，三百七十座橋樑，一百四十萬立方尺的石砌工程，近兩千萬立方尺的土方，不曾沾過一架機器的光，不曾動用國庫的巨款，只任二千五百萬民工的搶築：鋪路，鋪石，也鋪血肉，下晚段一九三七年一月動工，三月分段試車，五月便全路通車。』

滇緬公路，即雲南到緬甸的公路，這是一條誕生於抗日戰爭烽火中的國際通道，是滇西各族人民用血肉築成，時隔70餘年，再讀這篇佳作，記者仍然感覺「震撼」。

親赴歐洲見證二戰

「1939年春，我又從香港趕到昆明去採訪正在修築中的滇緬公路。那次我一口气寫了五六篇通訊，登在港版及渝版《大公報》上……」蕭乾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

1939年8月31日，蕭乾告別滇緬公路，登上

了一艘輪船，奔赴戰雲籠罩的歐洲。蕭乾作為《大公報》的特派戰地記者，用筆把戰時倫敦的方方面面記錄了下來，寫就了著名的「倫敦特寫三部曲」，《血紅的九月》、《銀風傘下的倫敦》和《矛盾交響曲》，《大公報》成了當時國內

蕭乾給黃豆米寫的親筆信，蕭乾的字，很大、很灑脫

本報攝

▼1992年5月21日，蕭乾晚年再訪雲南，與學生黃豆米在滇緬公路碧雞關路段合影

受訪者供圖



讀者了解歐洲戰況和戰時英倫的重要窗口。

而蕭乾的歐洲戰地之行，正是因了《大公報》老闆胡政之的「遠見卓識」，胡政之對蕭乾說「去吧，缺錢報社給你補……你就是《大公報》派到英國去的一個棋子，先在那裡站住腳。」原來，胡政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親臨歐洲採訪的中國戰地記者。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傅光明認為：「是胡政之作為報人的遠見卓識，成就了蕭乾。」

1933年，蕭乾在末名湖畔創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說《蠶》，並請時任《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的沈從文修改後，很快，這篇小說發表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稿費30元，這是蕭乾人生第一筆稿費。

1935年，蕭乾從燕京大學畢業後，楊振聲和沈從文為他引見了《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蕭乾在回憶錄寫道：「當時我是希望能夠做一個地方通訊，到處跑，但是他需要的是編副刊的，《大公報》對副刊非常重視，要我編《小公園》。」從那時起，蕭乾開始了人生第一份工作，《大公報》也成為他一生工作最久的地方。

編副刊成大公紅人

1937年，因為戰事加劇、版面吃緊，被《大公報》辭退的蕭乾拿着三個月薪水，外加半個月工資做路費，開始「自謀生路」，離開上海，乘輪船到了香港，「從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我平生只嘗過那麼一回失業的滋味……」蕭乾這樣回憶，1938年初，窮困潦倒的蕭乾帶著他的妻子，寄食於沈從文和楊振聲所租住的昆明北門街寓所。

其間，因為讀者紛紛要求《大公報·文藝》復刊，胡政之寫信要求蕭乾在昆明「遙編」《文藝》，「一時，許多朋友又從敵後，從游擊區，從陝北寄來了文稿。我在昆明那張小桌又熱鬧起來了……」蕭乾在文章中這樣寫道。

「1938年8月，胡老闆發來一封電報和航空



▲1954年，蕭乾和妻子文潔若合影

信……談到在香港辦《大公報》的用意和決心，強調那是抗戰宣傳的前哨，要我務必火速來港，共圖大計……」從昆明乘小火車進入越南，又從越南海防坐船到香港，蕭乾寫道：「儘管我沒去敵後或延安，畢竟又站到抗日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宣傳崗位上了，我決心把《大公報·文藝》辦好，讓它依舊在文化陣線上成爲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爲了編好《大公報》的「小公園」，年輕的蕭乾心甘情願做起了「園丁」，「蕭乾差不多每天都要給很多作者寫信，每天可能一個半天就會寫二十封，給一些年輕作者鼓勵和幫助很多。」蕭乾晚年好友丁亞平這樣回憶：「後來有作家經過多少年以後，來寫回憶這段歷史和對自己的影響時，曾用『歡樂的震盪』來做標題，以表達感激之情。」生機勃勃的「小公園」，也讓蕭乾成了《大公報》那時的「紅人」。

趙鴻鈞憶大公情緣

本報記者 張帆 倪巍晨 實習記者 夏微

初夏的上海，晴雨不定。一個烈日當空的午後，一位頭戴棒球帽，穿着老北京布鞋的長者騎一輛鏽跡斑斑的自行車駛進大公報上海辦事處所在的小區。停完車，他熟門熟路地走進辦事處大門，彷彿是回到自己的家一樣。身體硬朗、步履矯健、聲音洪亮，這一系列特徵很難讓人想到眼前的他已經84歲。在辦公室一落座，趙鴻鈞如數家珍般拿出一本黑白相冊和一張張泛黃的老報紙，讓人不由自主地把他與歷史相連——這便是19歲進入上海大公報，此後始終以大公爲業的趙鴻鈞。

父子兩代結緣大公

儘管真正在大公報工作了五年，但他滲透在骨血裡的大公情緣讓我們這些後輩滿懷敬意。進入人生第七個本命年，回憶起往事，無論悲喜，趙鴻鈞都會含笑侃侃而談。他告訴記者，1948年3月，他以練習生的身份進入上海大公報工作。此時的大公已經響譽華夏，能進報社的不是名人就是高手，以他高中畢業的普通後生能入職，全賴父親與大公報的深厚淵源。

趙鴻鈞的父親趙鑫兮曾是大公報駐青島的特約記者，在當地人脈甚廣。抗戰開始不久，大公報從瑞典、丹麥進口的一船新聞紙滯留青島碼頭，爲避免這批昂貴資產落入日本人之手，胡政之立即去電青島通訊社，將此事電告趙鑫兮，請他在青島設法「營救」這船紙張。趙鑫兮接到電報後知茲事體大，遂立即行動，動用其在青島多年工作的社會關係，尤其是青島港務局的上層關係，謀劃了穩妥有效、確保安全的措施，將大批報紙由官輪轉移到民船，並從青島僱用熟知渤海海路的可靠人手護送，一路上設法避開日寇的海上封鎖與攔截，將這批白報紙安全無損地運抵塘沽大港。再由天津大公報派員成功接運回津。

令人悲憤的是，趙鴻鈞之父在抗戰期間慘遭日寇殺害，當時趙鴻鈞才九歲，家中有五個孩子，最小的弟弟尚未出生。

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興，大公報也結束了到

處遷徙回到上海，謀求重振旗鼓。此刻向在青島的趙鴻鈞也高中畢業。爲減輕家裡負擔，他無法再繼續求學。在母親陪伴下，他來到上海，找到了大公報想謀份差事。接待母子的是時任上海大公報總經理的曹谷冰，正好當年也參與了搶救新聞紙一事，知道趙鴻鈞父親的事跡，當即就拍板錄用。

19歲，趙鴻鈞在那一年開始與大公報結下了一生難捨的情緣。

難忘一聲「鴻鈞兄」

初進報社，趙鴻鈞被曹谷冰安排在編輯金慎夫門下，做整理各地電報稿的助手，並學習背電碼翻譯電報。身為地下黨的金慎夫不久後便因白色恐怖加劇而離開報社，臨走又把他介紹到編輯部主任許君遠處。此後，他便一直在編輯部工作。就像任何一個新入職人員一樣，什麼都幹。因此，與上至總編輯王芸生，下至與他一樣的練習生都有接觸。在趙鴻鈞印象中，王芸生不苟言笑，曹谷冰細緻體貼，但整個報社自上而下都散發着親切感。大公人間自然形成的相待如親人的傳統影響了趙鴻鈞一生。

「那個時候報社的領導都沒什麼架子，上下級之間不論年齡都是以「兄」相稱。」晚上忙的時候王芸生若有事召喚，會從自己辦公室的玻璃門裡探出頭來喊「鴻鈞兄你過來一下！」趙鴻鈞說到這裡，目光變得深邃了，整個人似乎沉浸在過去的回憶中。他還特別提到，曾將一張廢信紙上撕下來的字條保存了很久，那是當年曹谷冰先生託信差帶給他的，上面只有一句話：「鴻鈞兄，天涼了，你一個人在上海，要注意別感冒啊。」就是這短短的一句話，卻讓這位老人記了一輩子，感動了一輩子。

「工作上，當年白色恐怖的時候，大公報有好幾名記者被抓，他們就千方百計地去解救。生活中也是，並不是刻意地關懷，而是很自然的真情流露。」

「我在孔昭愷手下工作過，親切的不得了，



▲趙鴻鈞（右）與錢其琛合影，錢其琛懷抱吳元坎與楊之英的大女兒

沒有上下級的感覺，那種感覺就像是長輩。王芸生也是，平時不苟言笑，但待人非常和藹，他從不會去命令你做什麼，而且你犯了錯誤他會原諒你、幫你，是個很有擔當的人。」

錢其琛帶我看電影

上下級之間尚且有如此真情，更何況同級的朋友。印刻在趙鴻鈞記憶深處的，還有一位同齡練習生不得不提，那便是後來曾任外交部部長的錢其琛。當年，錢其琛在大公報的職務是財務部的稽核，與趙鴻鈞同住老西門員工宿舍。

「那個時候我們倆的床就對着，我和他頭對頭睡，平時一有空就會一起出去吃個飯，看看電影，是很好的朋友。」當時的錢其琛也已經是中共地下黨員，這在報社內是公開的秘密，但大公報的傳統是「同人即親人」，沒有誰想過去要出賣他。

因爲年齡相仿，趙鴻鈞與錢其琛生活中走得很近。平時在一起，最多的娛樂活動就是看電影。「我第一次去看電影還是他帶我去的。那時候在杜美路（現在的東湖路）有一個杜美大戲院，我們常到那裡看電影。」杜美大戲院有蘇聯電影專場，也就是和錢其琛一起，趙鴻鈞看了《斯大林格勒大雪戰》和許多高爾基的電影。



▲趙鴻鈞（中）回憶與大公報一段情緣 本報攝



▲「厚德大樓」，原上海大公報編輯部

▲《大公園地》中記載着港版第一次編輯會議紀錄

